

cmchao / July 31, 2017 12:48PM

[為什麼翻譯一本書？](#)

為什麼翻譯一本書？

《依海之人》譯者後記（芭樂版）

2017.07.24 南島馬達加斯加認同民族誌田野 回應 2

作者：郭佩宜

最近我翻譯的《依海之人》（People of the Sea）一書終於出版了。芭樂人類學大可直接轉載譯者導言，但那正經八百了些（畢竟需要送科技部審查阿），還是來一篇芭樂版的譯者後記吧。這篇不會「劇透」過多，希望勾起大家閱讀的欲望——炎炎夏日，這封面看了就很清涼，不帶一本嗎？

（ disclaimer：譯者沒有版稅抽成，推銷不會有助於我的荷包。做功德的啦。）

1

為什麼要花時間翻譯一整本民族誌？在台灣的學術體制中，翻譯對升等、評鑑沒有什麼點數。

答案很簡單：這是一本好書，無論是人類學的門外漢、入門者、在學生、甚至老師們，讀了都會覺得很有意思，有很多可以想、但不會想到頭很痛的一本書。可以一網打盡的書，還真不多見。

人類學家的技藝，展現在田野工作後埋首書寫的民族誌之中。然而台灣出版市場中，民族誌的數量一直不多，讓老師們上課傷透了腦筋，指定英文讀本，在大學部效果不佳，課程閱讀量也難以提昇。科技部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畫多年，人類學門的書單卻一直乏人問津，或媒合失敗，表列的計畫出版數字為零。

幾年前我發現那個數字是「零」的時候，頗為驚訝，於是在人類學年會的一場關於翻譯的圓桌論壇中舉手指指出這件事。然後我覺得有點尷尬——（大家都在）呼籲大家要多做翻譯，可是自己也沒翻，那不是嘴砲嗎？

我田野地的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強調從人的行為來判斷一個人是什麼人。《依海之人》裡的斐索人更是如此，對他們來說，行動才是王道。

於是我就採取行動了。

2

一本民族誌是否成功，其實與小說有些類似：讀完之後，書中描述的那群人能否在眼前栩栩如生？他們文化的樣貌是否清晰，讀者可以理解其內部的思維邏輯？更進一步，這個民族誌案例是否能觸動讀者，與自身產生連結，甚至（隱隱然地）引發或醞釀新的想法？

用芭樂話來說，其實指標很簡單：讀完後，你會不會想跟別人講述這個民族誌案例？「你知道嗎，那個OO人很有意思喔，他們如何如何...」

《依海之人》就是這樣的一本書。

一方面，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（Vezo）實在太有趣了，他們的文化頗為獨特，有很高的辨識度。然而同樣描述斐索，有些古典的民族誌很乾，讓人昏昏欲睡，不是研究馬達加斯加的人大概讀不太下去。這本書卻是妙趣恆生，有好多梗，作者的功力就在這些細節中。

講到趣味性，很容易想到《天真的人類學家》，但《依海之人》的味道及風格大大不同。《天真的人類學家》充滿了誇張諷刺的筆法及衝擊，是個更輕鬆的讀物，但我一直有點保留，因為讀完之後沒有那麼喜歡多瓦悠人，也沒有很喜歡作者Nigel Barley，總覺得他在一個波長不太合的地方做研究，太勉強了些，難怪好像沒有什麼學術上的突破（但這本書作為暢銷大眾人類學的讀物功不可沒）。

《依海之人》的幽默不一樣，是淡然、隨性的，作者Rita Astuti顯然跟她所研究的斐索人很「麻吉」，一晃眼幾十年，到今年（2017）春天還繼續重返田野！我的指導老師常說：「什麼人就研究什麼人」，人類學家跟田野地的人不必勉強要相互喜歡，但如果彼此不搭，研究總是有些痛苦、勉強、掙扎，很難這麼長長久久。另一方面，人相處久了會長得越來越像，這在田野工作也頗為通用。

http://www.reefresilience.org/wp-content/uploads/CS_Madagas_PHE_003.jpg

重點是，讀這本書，很難不被斐索人吸引。他們不是會冒出抽象哲理的那型，而是非常直白、生活、自由自在。英文版三不五時引用斐索語的句子，中文版為了閱讀順暢擺到註釋中。前面說過，這篇不打算劇透太多，讓我們看看左岸的D編在編輯過程中匯集的一些句子，就充滿了想像：

斐索人不喜歡羈絆和束縛 tsy tiam-Bezo fifeheza

斐索的習俗比較簡單，不會太難 fombam-Bezo mora, tsy sarotsy loatsy

在斐索內，結婚很簡易 fanambalia amin'ny Vezo mora mare

一個女人換一個男人，一瓶酒就了結了 ampela takalo johary, filako raiky avao, de vita amin'zay

斐索人不喜歡有老闆 tsy tiam-Bezo laha misy patron

斐索人沒有國王 Vezo tsy mana mpanjaka

如果國王來到海邊，斐索人就出海，因為他們懶得在村子裡等著見他 de lafa niavy andriaky ny mpanjaka, de roso an-driva ny Vezo, ka tsy nahefa mipetsaky an-tana mandramby azy

3

《依海之人》這本書是人類學認同研究很重要的民族誌，斐索人的案例值得一讀，對於台灣社會有啟發性——這件事不能只有人類學界知道而已，應該讓更多的人讀到。

況且，地點是馬達加斯加，台灣人對馬達加斯加的認識大概都來自於幾集夢工廠的動畫吧？再多，就是狐猴和變色蜥蜴，我們對其社會文化非常陌生。馬達加斯加是非洲東邊的島嶼，語言卻是南島語系——南島不但佔據整個太平洋，還不知為何也橫跨印度洋，台灣身為南島社會的一員，豈能一無所知？

既南島，又非洲，斐索的文化特色恰好就揉雜了這兩種不同樣貌。斐索人很特別，他們有兩種認同模式：第一種是由當下的行為來決定，與血緣、出身無關，非原生、非本質性，可以變動。這是偏向南島的認同模式，也是本書最為獨特，不可不讀的原因。

斐索人，簡單說就是「住在海邊，跟海打拼的人」。這是什麼意思？

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斐索，即使其祖先對海洋一無所知，因為任何人都能學習做斐索的行為，如駕船與捕魚。一個剛從內陸瑪希孔羅來到貝塔尼亞的人不是斐索，因為他只知道那些從自己祖先習得之事：如何種玉米、稻米和樹薯，如何養牛。當他住到斐索海邊，開始學習做些其他的事情。當他懂了斐索人懂的、做著斐索人做的，他就成為斐索。（p. 63）

這是一種「人即其所為」的認同，「斐索人即是他們所做的事，斐索身分認同是一種行為，而非一種存有狀態。」人類學家做田野的過程，就是學習成為一個斐索人的過程，Astuti詳細地從日常生活的主要面向，如游泳、造船、捕魚吃魚，描繪斐索人的那種行動＝身分認同的模式。更奇特的是，他們不只以行為作為身分認同，而且看的是「當下」的行為。一個人可以前一秒鐘被稱讚很會吃魚吐魚骨頭而是斐索人，後一秒鐘又因為噎到而被嘲笑不斐索，像個內陸養牛的瑪希孔羅人。

這些乍看有點奇怪，該不會是作者瞎掰的吧？要說服讀者，得靠民族誌細節來支撐，Astuti做了頗為詳細的描述和舉例，看起來很瑣碎，但內行人才知道裡面處處顯露了書寫功力，讀起來不會太冗長或無趣（不像有些頁數太多的民族誌有這種問題）。裡面有人類學家「成為當地人」的情節，也有當地人如何「進出」、是否是斐索人的變動性。

當讀者已經被說服，這真是一套很獨特的、行動 = 認同的等式，Astuti更進一步解說斐索人強調的當下性——他們愛說自己不聰明，只會看眼前，此種「短期思維」完美與他們的生計型態結合，偏好當天「找食物」而非長期規劃，所以他們選擇捕魚的立即收穫，而非內陸鄰居農牧業的長期收成投資。捕魚大賺一筆就立刻花在過多的食物上，但漁獲差就只好喝西北風。斐索人對此引以為傲，但也很會自表：

斐索人只會吃到撐 oma, oma avao ny Vezo

到了晚上沒有食物了，只能無所事事 lafa hariva, laoke tsy misy, de mipetsaky avao teña

斐索認同的當下性，實踐當然會面臨一些挑戰。看了他們生計模式的活在現在，覺得這已經談透了吧？作者居然可以更進一步，舉出另外三個議題（習俗、婚姻、政治）繼續挖下去。在此只劇透一點點：斐索人的習俗（相對於周邊人群）很「簡便」而且可以有彈性。不過斐索人還是有些很奇怪的習俗：吃了蜂蜜就不能笑。晚上不能帶煮過的食物在外面走。吃了螃蟹後，到隔天早晨前不能把殼丟掉，也不能在戶外洗手。（原因當然沒人知道，因為是「習俗」嘛。）

By WRI Staff - Picture 097, CC BY 2.0, 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3230322>

4

斐索人那種極端的、只重行為、流動而不固著的身分認同，已經夠精采了。沒想到這本書才讀了一半，後半居然是前半的倒反——他們居然有另一種認同模式，但這種認同只在死後發生。人死後的「認同」歸屬不再是流動的，而依循繼嗣原則（主要是父系），透過埋葬，凍結於墓穴之中。這是偏向非洲的認同模式。

一個人有8個可能的拉蠟raza（8個曾祖父母），斐索人在活著的時候盡全力保持「非類屬性」（unkindedness），海納百川，親戚多到不行，但死後就只能歸屬於其中一個拉蠟——那麼要選哪一個？嘿，這取決於當初老爸有沒有為小孩舉行稱為soro的儀式，如果沒有貢獻20罐米，或是一頭牛，想都別想，小孩當然屬於媽媽那邊的拉蠟呀。不過老爸就算辦了儀式錢花下去，也別高興太早，那個小孩活著的時候還是大家的親戚，也不會對老爸那邊有什麼差別待遇，別以為買到他的人，其實只是買到他（未來）死後的骨骸——可以葬在某個拉蠟墳墓群。

另外非得提上一提的，是長壽的老人家過世後，喪禮以及幾年後修墓穴籬笆還有十字架的儀式，多半會「開她玩笑」，搞成大聲放音樂、狂喝蘭姆酒、大跳艷舞的超high場面。有個人瑞老婆婆的喪禮買了一頭牛來，但卻演起了假鬥牛，在喪宅外繞圈遊行，有個男人還用力打了牛隻的睪丸，呼叫死掉的老婆婆「出來面對」。出殯時男人們在棺木四周前推後擠，棺木激烈搖晃，女人極盡所能挑逗男人，大跳三貼。抵達墓地時，棺木蓋子都裂開還歪了。對，沒看錯，這是一場喪禮喔～讓人眼珠都要掉下來了（斐索人對他人的詫異可是心知肚明，津津樂道）。至於原因是什麼，那就賣個關子吧。

5

在最古典的民族誌裡面，研究者隱身幕後，彷彿一切都是客觀第三者的觀察記錄。百年後出現了實驗民族誌，研究者不但現身，有時些還比當地人搶戲。《依海之人》中，人類學家Astuti總是適時現身，拿捏得宜，主角還是斐索人。

例如從第一章開始，我們就清晰看到Astuti如何進入田野，如何從田野中每天聽到一百次、原本覺得稀鬆平常、甚至有點無趣乏味的重複說詞，發掘出其實那才是研究的寶藏。（這就是功力！）

研究者現身的畫面，都讓研究更鮮活、更有脈絡；行外讀者可以一窺研究者如何做田野，行內讀者則可以學習厲害的人類學家如何在田野中跌跌撞撞、發掘問題、同時幽自己一默。不過有些地方，或許人類學家讀起來，會比其他人更有insider的共鳴。例如Astuti想要記錄某個阿公的親屬，卻被阿公叫她把筆記本收起來；另一次，她詢問一個老人家，想記錄他的系譜，卻被斥責自以為是「國王」嗎？看到這裡，同是人類學家想必捏了一把冷汗，面對未知的文化，田野工作步步為營，但還是有可能踩到地雷而不自知阿！

有些地方人類學家特別心有戚戚焉——斐索人那麼隨性、當下而決、短期思維，對研究者是很大的挑戰。當Astuti體悟了田野中計畫跟不上變化，何況是斐索人這種活在當下的習慣，唯有學會不要自尋煩惱，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才能做田野——然後在過程中剛好也貼近了當地人的行為和思維（實在也太完美了）。

也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地方。斐索的習俗實在太鬆，大家多半搞不清楚，因此經常在儀式前爭辯怎麼做才對。某次冗長爭議沒結論後，居然有人提議問問旁聽的人類學家Astuti好了，她已經來一陣子了，說不定她知道那個習俗長怎樣？
XDDD

By Jean-Louis Vandevivère -
originally posted to Flickr as Pays Vézou, CC BY-SA 2.0,
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5802678>

前面說過，判斷一本民族誌是否成功，要看中描述的那群人能否在眼前栩栩如生。以下這段就給我很深的感受。第七章作者花了一些篇幅敘述斐索人認為生與死是截然分割的，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重複確保。表現在空間上，冷的村莊與熱的墓地得要離得越遠越好，即使墓地因為地形改變等因素實際上已經比鄰村莊，送葬時也要強調走得又遠又累。從死後到出殯前守夜，喪家要提供食物，但無論廚藝如何，大家都得強調東西超級難吃。

Astuti的筆法不只是歸納性的，也稍微把自己以及田野中的乾媽寫了進去。讀這些描述時，我內心不斷改編成有點好笑的田野對話：

人類學者：某某過世了，我想去參加守夜。

當地乾媽：不要啦，你就說因為xxx（藉口）所以不能去。不去沒關係啦。

人類學者OS：可是人類學家怎麼可能錯過儀式？論文要寫耶～

乾媽：今晚守夜喪家煮的飯難吃死了，煮飯時水放太少、肉太鹹、煮肉沒有加洋蔥和番茄，根本吃不飽。你一定肚子痛了吧？早就跟你說不要去。

人類學者OS：可是明明配料很多很豐盛，一點都不小氣阿，我也沒有肚子痛（我要裝一下嗎？）

乾媽：累死我了，墳墓那麼遠又那麼難走，送葬一路上腳痛死了！

人類學者OS：不就在村子旁邊而已嗎？（我也要唉一下嗎？）

研究功力在於人類學家如何從這樣充滿OS的對話當成分析的啟發點。此外，Astuti也非常巧妙地，以一種整合的主題方式，來處理一般民族誌「無趣」的生活、經濟、親屬、甚至政治制度的章節，是很精采的寫作示範。

6

翻譯期間來來回回，我已經不知道整本讀多少次，但還是讀不膩！可見這本書多有意思哩。除了原書章節，Astuti後續也有許多斐索研究都很值得參照，我在譯本中特別加入了一些補充介紹。這篇芭樂文除了將《依海之人》推薦給一般讀者，特別要跟人類學相關課程的老師們喊話：

趕快把這本書列入下學期的syllabus吧！

預告：Rita

Astuti教授將在九月初來台，預計9月4日、5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，歡迎大家屆時直接與她對話。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郭佩宜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？《依海之人》譯者後記（芭樂版）（引自芭樂人類學
<http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605>）

回應們

請注意：名字後有 * 表示發表者非本網站認識的人，名字由發表者自取。
